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林公案 第五十五回 功罪倒持林公去位 昏庸瀆職琦善私和

且說林公忠而被謗，受了廷寄申斥，不能不自去請罪。他就磨墨濡毫，草就請罪折子，並加附片，聲明自願赴浙江軍營，戴罪效力。草就後交東平繕正，即日拜發。哪知奏折剛正拜發，又來嚴旨一道，林公接讀後更氣得發昏。你道旨意上怎樣說法，原來把此次的英國戰事，完全推在林公一人身上，大意說：前因鴉片煙流毒海內，特派林則徐馳往廣東海口，會同鄧廷楨查辦。原期肅清內地，斷絕來源。哪知自查辦以來，私販來源並未斷絕，而本年福建、浙江、江蘇、山東、直隸等省，紛紛徵調，勞師糜餉，此皆林則徐辦理不善所致。林則徐、鄧廷楨著即交部嚴加議處；兩廣總督，著琦善署理。未到任以前，著怡良暫行護理。這道是撤任意旨，罪名要等部裡核議。林公因知穆奸當道，早晚必為所傷，現在事已如此，只好傳諭各科趕辦移交，親自將總督印信及卷宗，交與廣東巡撫怡良保管。林公退居公館待罪。

隔了幾天，署理兩廣總督琦善到任，由怡良將印信移交。

不料他接任後，海防禁煙概不整頓，只顧搜查林公在粵督任上的罪狀。怎奈翻遍六房檔案卷宗，一點兒小差處都沒有。他就召水師提督關天培、總兵李廷鈺入見，曉得這兩位是林公麾下的心腹，見了面不去問他們近日的海防情形，一味訓責他們不應該聽信前任林制台的話，輕啟兵端。以後須要格外謹慎，事無大小，須稟奉本督命令而後行，方可免咎。天培和廷鈺聽了，氣憤填膺，只為他是頂頭上司，且知他是穆奸的同黨，犯不著和他作對，所以不曾出言頂撞，耐著一肚皮的氣憤，勉強答應而退。等到關、李兩人去不多時，琦善接到英領事義律的來文，連忙拆閱，文中大意謂：現將來粵與大人當面議和，不帶一兵一艦回來。貴國亦應該撤去海口兵備，始見誠意議和。

琦善看罷，立刻下令水師關提督將沿海兵防一律撤退，並將舊募之水勇一律解散。天培接奉此令，氣得兩眼發直，既不敢違令，倘然撤兵，又怕英兵乘虛攻入，以報前仇，弄得進退兩難，只好去求見怡中丞，稟明一切。怡良也不贊成撤防，送過天培，馬上提轎趕到督署，探問撤防理由。琦善答道：「兄弟這次陸辭請訓，聖上面諭主撫，不可再啟兵端。現在撤退沿海兵防，那是遵奉聖意，並非畏懼洋人。」怡良說道：「義律狡猾非常，不可不防，還求中堂明察。若然藩籬盡撤，英艦乘虛而入，如之奈何？」琦善捻須微笑道：「老哥膽子太小了！兄弟在直隸時，已和義律面約休戰，若不撤退兵防，反使他有藉口，倒說我們沒有誠意。現在撤退海口防兵，無非使他無所藉口罷了。」怡良見他如此執迷不悟，自然無可再說，只好告辭而歸。

那琦善專候義律來議和，哪知等了十幾天，杳無消息。只有屬員上轅門稟報，英艦游弋粵海洋面；或則稟報拿住漢奸，請示怎樣發落。每日總有幾起，反惹得琦善性起，勃然大怒道：「都是你們這班混帳東西，輕事重報，才弄得這般模樣。」

如敢再來進言，妄想邀功，立予嚴懲不貸，莫道本欽差是可欺的。」這班屬員卻是林公遴選的忠勇幹員，無端碰了這個釘子，氣得肚子都幾乎脹破。大家回轉衙門中，諸事不問，非傳上轅門，樂得過他們的安逸日子。

林公也住在廣東省城裡，縱有安邦定國的才能，無如琦善當他是罪魁禍首，不願去向他周旋。林公也只好暫作寒蟬，靜待處分。那琦善請了一個能說英語的廣東人，叫作鮑鵬，曾經充過洋行買辦，和義律素來相識，充任翻譯官，琦善倚為心腹，言聽計從。實則鮑鵬是個無用之徒，素為義律所輕視。現在義律得悉鮑鵬充任了粵督署中的翻譯，紅極一時，就此上越知琦善無能，所以指使伯麥增修戰具，招募粵中解散的水勇，以備再戰。琦善一心一意的在於求和，對義律催促議和。義律當即給他英文回書一角，帶回督署。琦善命他翻譯出來，大意說：上次在天津督署要約六條：第一條、賠償焚去煙價；第二條、開放廣州、福建、廈門、定海、上海為商埠；第三條、兩國交際用平等禮；第四條、索償兵費；第五條、不能以英船夾帶鴉片，累及居留英商；第六條、盡裁洋商浮費。以上六條，統求照准。還請割讓香港一島，為英國兵商寄居。允否限三日內答復。

琦善看罷，目瞪口呆了好一會，才踉足長歎道：「這都是林則徐闖出來的禍，倒累我做了難人，真是黃狗吃食，白狗當災。當在津時要約六款，已難允許，現在又添了什麼香港一島，給他們兵商做居留地，這個哪裡好照准呢！」鮑鵬是個天生奴隸性的東西，聽了此話，明知他心虛，卻又恐嚇琦善道：「書中限期，只有三天，若然過限不復，他們一定不依。倘若再把兵船開來轟擊，海防盡撤，如何與他們抵敵呢！」琦善聽了，急得兩眼發直，向鮑鵬說道：「有煩你快去向英領事說知，叫他靜心等待，待我拜折人家請旨定奪，一俟接奉上諭，再行答復。不過三日限期，斷然來不及的。」鮑鵬應命退出，琦善即令幕賓繕折拜發。不料鮑鵬回轅報告，說是義律堅持非四日答復不可。如三日沒有答復，先行開仗，再談和議。琦善聽了這一番話，直急得面容失色，半響說不出話來。正在驚慌之間，忽然遞進沙角炮台守將陳連升請派援兵的文書。哪知琦善還只是抱定主和不主戰的主意，不發援兵，仍命鮑鵬赴義律處磋商和議。鮑鵬早知無可挽回，在琦善前唯唯應命而退，陽奉陰違，不願到英船上去討怠慢，卻到他的寵妾處耽擱了幾天。

琦善還只是巴巴的望他回信，忽然緊急探馬來報，副將陳連升與英兵開戰，已經中炮身亡。他兒子舉鵬及千總張清鶴亦皆戰死沙場，沙角炮台已被英軍所得。琦善聽了，驚魂未定，第二次警訊又來，報稱大角炮台失陷，守將黎志安受傷逃遁。琦善正在自言自語道：「鮑鵬前去議和，還沒有回來，怎麼英兵只管進攻呢？」話語未絕，旗牌來報，鎮台李廷鈺有緊急公事請見。琦善道聲有請，旗牌退出傳話。廷鈺入見面稟道：「沙角、大角兩炮台已經失陷，英兵將進攻虎門，請中堂速發重兵，給卑職帶去把守。」琦善此時已驚得呆了，聽了廷鈺的話，搖了半晌頭，才皺眉說道：「我是欽差派來議和，並不是來視師的，怎好發兵迎敵，授英國以口實呢？況且已派鮑鵬前去議和，總有商量餘地，老兄且不必過慮！以靜制動，古有明訓，此刻任他們去胡為，只待鮑鵬回來，自有辦法。」廷鈺聞語，氣得發昏，向他說道：「現在要隘已失，還容與他講理！他若誠意議和，也不來佔據兩座炮台了！況且鮑鵬是個無賴小人，前因私販鴉片犯過罪案，他若通同英夷舞弊，如之奈何！」琦善只是搖頭道：「此人辦事頗有肝膽，決不如此，兄弟已和英領有約在先，如其發兵，英領事豈不要責我失信？就是他們不責備，上國的威信，也必因此損失。老兄還是靜待為佳。」廷鈺流淚道：「虎門為粵東第一重要門戶，虎門一失，省城斷不能保，廷鈺以身許國，戰死不足惜！不過中堂坐誤戎機，恐怕罵名後世。」說罷，匆匆辭出，帶本部兵卒，趕往虎門鎮守威遠炮台去了。那琦善如同發了瘋一般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還只是望和議有成。

再說鮑鵬避居在愛妾家中，聽得英兵已經攻陷沙角、大角兩炮台，行將進攻虎門、海口，曉得時機緊迫，只好硬著頭皮又見義律，磋商和議，只求他停戰，提出的條約，條條可以商量的。義律說道：「既已開戰，不達目的不能罷兵，且等琦中堂完全允許了七條要求，非但沙角、大角可以歸還，並且定海也可退讓。」的鵬聽說，連答了幾個是字，馬上作別回轉督署。

琦善望見鮑鵬入室，好似得了寶貝一般，劈口就問道：「你一去數日，怎麼此刻才回來呢？和議有無眉目？」鮑鵬答道：「前天奉命前往，義律不在兵艦上，兵士回答到定海去了，我只好等候了幾天，方得見面。和他談到和議，說得我舌敝唇焦，義律只是絲毫不肯讓步，倘然中堂完全允許他的要約，非但肯把沙角、大角兩炮台歸還，連帶定海也肯讓還。」琦善沉吟了一回，說道：「你再去和他商議，前提六條和約，煙價要賠償多少？廣州可以開放，香港也可商讓，以外各條，保留緩商。」鮑鵬奉命而去，隔了半日，回來說義律已經允許，請中堂前去先訂一草約，等待奏准後再行正式簽字。琦善問道：「可是要我到英艦上去麼？倘若他一翻臉把我軟禁起來，這不是要我的呵！」鮑鵬拍著胸脯說道：「我可擔保中堂的安全，決無危險發生。」琦善素來深信鮑鵬，故即借查閱炮台，同鮑鵬出轅逕到蓮花城，與義律商量和約，議定償還煙價七百萬兩，並許開放廣州，割讓香港。義律也許交還定海及沙角、大角兩炮台。

於是雙方簽定草約。琦善回署，翹著大拇指獎勵鮑鵬道：「林則徐闖出了這場大禍，虧得有你這位張儀轉世的翻譯，才能和議

告成，收回失地，真是第一大功。」鮑鵬含笑答道：「全仗中堂提拔。」琦善即命幕友根據義律來文，奏達清廷。一面咨照浙撫接收定海。不料奏折到京，道光閱罷，勃然大怒！一面批諭申斥琦善怯懦無能，著即革去職銜，交部嚴加議處；一面命御前大臣奕山為靖逆將軍，提督楊芳、尚書隆文為參贊大臣，赴粵剿辦。

且說琦善見和議告成，正自洋洋得意，以為首功，及至接讀批諭，氣得身子發抖，只好再和鮑鵬商議。鮑鵬道：「大人不必擔憂，只要使英領事與大人和樂，後來的難問題，自有後任去承當，大人即可置身事外了。」琦善深以為然，於是搜集女樂，時常派鮑鵬去邀請義律、伯麥等到署中暢敘，博得他們的歡心。哪知義律等只管大喝大嚼，摟著歌女取樂，偶然和他們提及和議，依舊絲毫不肯讓步。正在花天酒地的當兒，忽又接到緊急上諭，琦善接讀之下，心中一急，竟然昏厥過去，虧得人手眾多，連忙將他救醒。

要知上諭如何說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